

特稿

「大院君」墨竹图的背后

李天垠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馆员

李罡应像（局部）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在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的藏品里，有一件朝鲜绘画一直湮没其中——朝鲜末期权臣大院君李罡应所绘《墨兰图》轴。近年来《明成皇后》、《女人天下》等古装韩剧在大陆火热，令「大院君」的名字听起来不再陌生，由此画可知，大院君居然还是一位绘画名手。而这幅出自大院君的朝鲜绘画，其背后又有着曲折引人的种种故事。

大院君

大院君，名为李罡应（一八二〇年～一八九八年），字时伯，号石坡，是朝鲜李氏王朝第二十一代国王英祖的后代，也是朝鲜王朝第二十六代王高宗的生父。因国王哲宗卒后无嗣，于是李罡应的次子李载晃（李熙）以旁支继承大统，史称高宗（一八五二年～一九一九年，一八六四年～一九〇七年在

位)。李罡应便作为国王生父被尊称为大院君，封爵兴宣君，亦称兴宣大院君。高宗即位时年仅十二岁，李罡应便以辅佐为名，实掌朝鲜大权。大院君对外采取强硬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处死在朝的法国传教士，迫害国内的天主教徒，而且在汉城等地树立「斥和碑」，上书「洋夷侵犯，非和则战，主和者卖国之贼，戒我万年子孙」（《申报》光绪八年七月廿四日）。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因高宗柔弱，其妻闵妃以「国王亲政」为由，联合族人推翻了大院君的统治。闵妃集团与日本、英美等国签署通商条约，外国势力全面入侵朝鲜，引发大院君与广大人民的不满。大院君一方虽然依靠兵变取得暂时的胜利，但当时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政府却派出淮军进军朝鲜汉城进行镇压。最终，兵变的主要责任者大院君李罡应被清政府拘押到了中国，囚于保定。

大院君在朝鲜、韩国的历史上是充满争议的人物，半岛两国史学界对大院君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学者李暄根和曹直亮认为大院君是「近代倾向的改革家乃至独裁者」；学者成大庆等则认为大院君是「保守的实用主义政治家乃至反历史的保守的

政治家」（（韩）柳永益：《兴宣大院君》，《韩国史市民讲座》，一潮阁一九九三年第二号，第三辑）。

大院君所绘兰石图及存世状况

据韩国史料记载，李罡应曾师从学者金正喜学习书画，尤其擅长写兰。因其号石坡，一时「石坡兰」盛行于世。当大院君被囚于保定时，中国人也多向他索要之。他执政时曾亲自编著过《两典便考》和《纲目辑要》等书，并给世人留下许多格调高雅的汉诗。即便在他满怀惆怅踏上赴中国的幽囚之旅时，也曾心气寡然地吟出「有意山川依故国，无边江海是我家」的诗句。从史料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历史事实——一个是大院君擅长画兰竹并盛行于世；另一个则是大院君曾经被囚于中国。院君所绘兰竹图在当时绘制数量应该是很大的。时至今日，尽管距当时只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可期间朝鲜半岛却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日本殖民时期去朝鲜化、二十世纪中叶朝鲜战争的破坏，半岛上的古迹，尤其是书画类文物保存无多。据笔者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研究企划部

学艺官韩洙、美术部学艺士权惠银、文化交流宣传部主务官金延信交流得知，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藏中也仅有一件大院君所绘兰石图，足见其珍贵。

故宫博物院藏李罡应《墨兰图》轴是一幅墨笔兰石图，画中大院君熟练运用墨笔之法，以墨色浓淡营造出一派寂静幽远的空间感。画中无自题，只钤有一方朱文「一丘一貉」的钤印，此印为大院君所常用的私印。此幅兰竹图属于较典型的中国式文人画。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的李罡应《墨兰图》对轴与故宫博物院所藏风格如出一辙，画上自题「书为外山大雅清览壬辰（一八九二年）末庚节石坡七十三岁病夫作」，钤「大院君章」（白文方印）、「石坡」（朱文方印）、「一室之内有己自娱」（朱文方印）、「好花看到半开时」（朱文方印）等钤印。通过题跋还可知此图是大院君特为一名姓外山的日本人所绘。

画作题跋管窥历史细节

虽李氏墨兰图本款自题稀少，但我们却能依靠本幅藏品中丰富的他人题跋及所

李定应 墨兰图轴（对）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反映的流传经过一窥画作背后的故事。据故宫博物院所藏李罡应《墨兰图》题跋，「朝鲜大院君画兰伯斧先生属上虞罗振玉署端」，边款「大清光绪戊戌（一八九八年）除夕汪康年观」，钤「靳氏戏墨斋所藏书画」（朱文方印）。其中上题款的作者罗振玉（一八六六年~一九四〇年）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祖籍浙江上虞，终其一生效忠清室；边款的题者汪康年（一八六〇年~一九一一年）则是清末的维新派，今浙江杭州人，光绪年间进士，张之洞幕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中日甲午战争后主张变法图强。

此图中上诗塘释文：「东学攘夷倭并韩，沧桑恍惚梦中看。已收领域还分治，又见萧墙起衅端。弱国无心归宰制，强邻有意助狂澜。当年大院君留冕，写此清幽丘壑兰。己丑（一九一六年）清河上浣靳鞏」，钤「靳大」（白文方印）、「暇丰处」（朱文方印）等印。据山东济南《历城县志》所载，诗塘中文字的作者靳鞏曾在一九一九年之前任过历城县知县，而从此所题写的诗文中隐隐揭示出当时朝鲜半岛所处的境况——日本军国主义正逐步吞并朝鲜半岛。

十九世纪末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使其国力大大增强，日本统治阶级随后制定了大陆政策，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吞并朝鲜是日本侵略计划中重要的一环。朝鲜从地理位置上看离日本最近，吞并朝鲜后就可以用它作跳板，继续侵略中国大陆。当时朝鲜还是中国清政府的附属国，与当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形势相似，为避免重蹈当年失败的覆辙，日本这次放弃了直接采取武力吞并的手段，采用了从西方列强那里学来的用武力作后盾，使用外交、政治、经济相结合的手段，利用清政府腐败没落的弱点，最终吞并了朝鲜半岛。

大院君因何被囚于中国

大院君作为朝鲜王国的权臣，之所以会被清军逮捕并囚禁于中国，和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逐步蚕食不无关系。一八七九年九月，日本派军舰到朝鲜挑衅，制造了「江华岛事件」。第二年，日本以「江华岛事件」为借口，用武力逼迫朝鲜开港，签订《江华条约》，为其下一步侵略奠定了基础。一八八〇年，日本在汉城设立公使馆，以此为据点，积极支持朝鲜政府的反对

派，干涉朝鲜内政。朝鲜统治阶层内的反对派也叫「开化派」，他们反对清政府作为其宗主国，主张向日本学习，走维新之路，幻想与日本进行合作，得到日本的帮助，实现民族独立。日本大力利用这些人，企图建立一个附属日本的傀儡朝鲜政权，在这些人中培养了一大批日本的奸细。此时的朝鲜统治阶层主流分为以国王的亲生父亲大院君为首和以王妃闵妃为首的两大派，闵妃集团当时将大院君集团压倒，独揽大权。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汉城发生兵乱，起义者攻入王宫，火烧日本公使馆，大院君趁机重掌大权，史称朝鲜「壬午兵变」。清政府为了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应闵妃集团的请求，派兵平乱并维持了半岛的秩序，同时扣留了大院君，扶植闵妃从新执政。

至于当时的清政府为何扣留大院君，在史学界也一直是具有争议的话题。笔者认为总体还是由于当时国际形势所迫。首先是为防止日本对朝鲜的步步蚕食——当时正值日本吞并琉球之后，并在经济军事等方面逐渐加强对朝的控制，朝鲜「壬午兵变」的发生，无疑给日本入侵朝鲜制造了借口；其次是因为大院君的保守主义政

策与清廷当时的朝鲜政策相悖。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内忧外患的窘迫局面，清朝统治者积极采取「内须变法，外须和戎」的内政外交方略。随着和西方列强交往的深入，清政府也在积极地学习着由西方人制定的这套国际关系游戏法则——清政府意识到，对于与西方国家的纠纷，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充分运用外交、经济等政治手段，甚至可以获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当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不断深入之时，清廷实行了「以夷制夷」的牵制之策，即劝朝鲜对外开关，通过允许西方列强通商以制衡日本的侵略意图。但兵变上台的大院君颇为守旧，一向以「卫正斥邪」为宗旨，拒绝对外交往，「尤恨日人」。这与清廷开放朝鲜、借助列强共同保护以维系半岛和平稳定的思想相悖。最后，则是因当时清政府的对日军事实力暂时占据上风。在朝鲜「壬午兵变」之前，清廷开始筹办海军，先后从英德等国购进多艘现代化战舰，并积极发展船政事业，掀起海防近代化的一个浪潮，水陆军事实力均有所增长，所以在半岛争端中能够左右局势，暂时压制住日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院君被清军扣留并押运回

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尾跋中所录大院君往事

本幅尾款邱震题：

此朝鲜王父李罡应墨迹，即世所称大院君者也。壬午朝鲜家室掺戈，朝廷出师戡乱，遂胁大院君至津，时震侍。家大人军次因得与相见。后震他往，大院君亦归国。当时所得手迹极多，往来南北失诸于檐头等舱底者不少矣。今年检视故篋犹有一二纸存者，而大院君已于春间化去。物在人亡，有不禁怆邻笛而悲人琴矣。蒋君伯斧酷尚风雅，近年邂逅上海时以金石文字相考论，因出以相赠并志颠末若此，戊戌（一八九八年）除夕元和邱震记。

以上的跋文向我们讲述的大院君来中国经过与史料基本吻合。一八八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晚，清军囚捕大院君后，丁汝昌即率水师数十名押送大院君往南阳海口，登赢洲兵船来中国。押送大院君来中国的路线为：自朝鲜南阳海口经烟台至天津，旋赴京师，后被软禁于保定府旧清河道署。因朝鲜大院君是被清军秘密解往直隶保定看押的，在禁期间，不能私自与他人交接，

信件、出入均被监视，故至今所见描述大院君在保定时情况的资料极少。就所见史料看，大院君及其眷属约在当年十月上旬才抵达保定清河道旧署。朝鲜大院君在保定居住达三年之久，期间与清朝官员时相往来。因大院君善画兰花，故清朝士绅多往索之。故宫博物院所藏本幅中的题款者邱震大概就是一位清代官员的随从，当年曾得大院君的多幅墨宝，可由于辗转奔波而丢失，到题款当年（一八九八年）也仅剩一两幅，联想在当年春天大院君已经仙逝，更觉唏嘘。

紧接着邱震的题跋，又有蒋伯斧所题：

戊戌岁侨居沪渎，公恪晨夕。过从书卷画幅时相投报。是年除夕公恪偕汪毅伯过予斋守岁，笑语尽欢。未几公恪物故。今年朝鲜又纳土于日本，弹指古今瞬息桑海，披图省览感慨系之。偶占小时以纪岁月。乙巳（一九〇五年）小除北窗居士。旧事如尘墨化烟，纸窗风雨又残年。黍离感慨人琴痛，重展贻题一怅然。

钤「靳」（朱文圆印），「北窗」（白文方印），「蒋」（朱文长方印）等印。从这段题跋中的「今年朝鲜又纳土于日本」之

李罡应 墨兰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東學攘夷論并錄
桑枕憶夢中吾已收
須城還分以見蕭
端和蒙誦弱國世心
即字畫強隣之志助
狂深冀年大虎君為
賢此清函之知多蒙
已丑清和上院 新 署

朝鮮大院君畫蘭

伯齊先生屬

墨蘭 李罡應

大清光緒戊戌除夕汪康年觀

此朝鮮王父李罡應墨蘭即世所稱大院君者也
甲午年朝鮮家室被虜 朝廷出師散亂遂
有大院君至津時震侍 家大人軍次因得與
相見迨其地往大院君亦歸國當時所得手此
極多往來南北諸報據頭端者不少矣今
年檢視故篋獨有二紙存者而大院君已於春間
化去如存人世不無遺憾而悲人其矣其時
伯齊初風雅近年遊歷上海時以金石文字相告
因出此相贈並誌顯末若此成此書之元和邱震記
戊戌歲歲居滬清心寄懷多過從書畫相贈報是年除夕
公格借江蘇巡撫子爵守歲文檢畫數本我公檢物數年朝
鮮大院君之自平壤歸古今聯島海故國者感慨慨之
偏占小詩以紀數月已也小除北窗居士
舊事如塵星化煙紙窗風雨大度年春雖感慨人終痛重
展時題一快然

句再次点到朝鲜半岛之局势：一九〇五年日本逼迫韩国（当时已经由朝鲜改国名为韩国）国王与其签订《日韩协约》，主要内容为日本剥夺朝鲜的外交权，设立日本在朝鲜的「太上皇」——日本统监。通过这个协约，朝鲜不折不扣成为了日本的「保护国」。

设立统监后，日本在朝鲜的统监府成为凌驾朝鲜政府之上的真正的政府，其下设的机构则直接控制朝鲜的各个政府机构。此时的朝鲜距离一九一〇年被日本吞并只一步之遥。

一九五六年六月，李罡应《墨兰图》

（文物编号：新一二一六四八）一画以收购方式入藏故宫。纵观故宫博物院及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两幅大院君绘画，其本身所具的历史价值已超过其艺术价值；通过两幅画作及题跋，使后来的观者更多地了解或已经被遗忘的历史。